

## 36个没离成婚的“陈世美”，10年之内全都离婚了



回眸历史

## 结婚模式不再是“吃与闹”

1980年2月20日,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知》,规定晚婚者,婚假可延长至15天。于是婚后“度蜜月”和“旅行结婚”开始风靡,有旅行就一定有照片,有照片就有时尚和时代的烙印。

1980年10月,天津市公用局共青团和工会组织为登记结婚的青年举办了集体旅游结婚的方式,受到欢迎。

网友“willow”的父母于1983年结婚,他们的蜜月旅行去了苏州,爸爸戴着“大大的墨镜”,妈妈穿的是“真丝上衣、小百褶裙”。而“睡猫猫”的父母则在广州旅行结婚,爸爸骑在深蓝色Honda摩托上,背后是一座在建的几十层高楼。摩托加高楼,成为南方改革开放的缩影,而这样的年轻人在当时则是广州街上“回头率”很高的一对新人。(胡斐:《30年细节史之霓裳风暴:具中国特色的时尚路线》,2008年11月14日《新周刊》)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结婚模式大多是“吃与闹”。而我们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时,却不愿再重复那套传统的结婚仪式,心中满怀对首都的向往,高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向北进发,开始了我们魂牵梦萦的蜜月之旅。其实80年代的旅行结婚线路大多是选择都市。

1982年8月,我们刚刚毕业离开大学校园,稍作修整。就踏上了首都之旅。临行前,带着单位证明,带着大学毕业证书,带着结婚证,我们登上了京广线列车。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北京,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任务出门。

更让我们腰杆挺挺的是,口袋里我们装了400元钱。双方父母各给了我们200元,这原本是准备操持婚礼用的。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的月工资才30多元,这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总收入。我们像两个辛勤的农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天安门为起点,将可以游览的景点都跑了个遍。那年月,票子似乎特别经花,每天抽出10元,基本上是连玩带吃,门票还有车票,都可以搞定。在记忆中,景点里不像后来有这么多的园中园,买了一次票还得再买一次票。门票5角就算买了,一般是5分,最多才1角。

我们在人们刚刚触摸“旅游结婚”概念的时候,赶了一下时髦。(《回忆80年代我的蜜月旅行——游京城》,2004年12月22日《长城在线》)

## 结婚越晚越光荣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并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

1982年,正是因很早提出控制人口被错误批判的马寅初先生去世的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同时对计划生育的意义、方针政策、目标等作了详细的说明。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独生子女,成为这个年代的特产。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

具体规定在80年代的城市执行得尤其严格。因此这一时期大量的独生子女出现了,今天被人们认为问题多多的“80后”都是这时期的产物。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和工作是那个年代晚婚青年们共同的理由——结婚越晚越光荣,你要是终身不嫁不娶,只有你家里人急,组织和政府绝对不会催你。

当时宣传计划生育的口号,今天看来令人哑然失笑:“以计划生育为荣、以重男轻女为耻”;“以做爱带套为荣、以不管不顾为耻”;“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人结扎,全家光荣”。

“该扎不扎,见了就抓。”“女扎要得病,男扎还能行!”“见证怀孕,持证生育!”“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消灭三胎。”“宁可家破,不可国亡。”“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更有邪门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足见那里的计生工作之艰难。

1988年3月10日上午8时56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平安降生。这是中国生殖医学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继避孕套之后,性爱与生殖脱节的又一成功。

“感情破裂”让“陈世美”们有法可依了

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写入新的《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二部《婚姻法》,它将离婚自由的权力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下来,也使一向稳定的婚姻局面被打破了。从此,“感情不和”成了各地办理离婚时最常用的理由,而恩格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成了被引用最多的伟人语录。新的《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1950年《婚姻法》除有协议离婚程序和诉讼离婚程序外,并无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

为解决离婚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50年至1980年均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透过司法解释,我们可以感知到,离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为夫妻双方不通音讯、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夫妻一方患病、当事人未达法定婚龄。离婚的原则界线则依最高人民法院1963年8月28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来处理。意见中指出:离与不离,首先应从“婚姻基础(自由结合还是包办)”、婚后感情和离婚原因,来查清夫妻关系是否还可以维持;其次,要充分考虑子女的利益和社会的影响。这样的离婚标准,当时被法官们称为“三看一参”:一看婚姻基础,二看婚后感情,三看离婚原因,四还要注意子女利益和社会影响。在这次的离婚标准中,“感情”已经出现,但很弱。

尽管后来国家还对《婚姻法》作过多次修改,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连同“感情确已破裂”几个字,已经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它的意义在于:不能把不准离婚作为一个惩罚手段来使用。

后来不少人把1981年离婚率的上升归因于1980年的《婚姻法》。根据《上海民政志》记载,1980年,上海人离婚的数

量是883对,1981年,离婚的有1304对。

曾经参与1980年《婚姻法》修订的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杨大文,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那是因为过去离婚实在太严了,而1981年后有一部分离婚是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

1982年11月,25名妇女联名写给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封信,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胡总书记:一些人在蓄意制造“感情破裂”“坚决离婚”的幌子下,乱搞两性关系,给多年的家庭,一方或子女带来终身不幸。法院在受理我们案子期间,对有过失的一方不揭露其错误,对其恶劣行为不严厉批评,不谴责,反压制我们这些弱者,强迫我们离婚,我们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待遇。法律对人民没有起到教育作用,相反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的泛滥,我们想不通,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在新形势下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重大意义,可法院同志却强调说:“我们是执法单位,婚姻法没规定讲道德,有意见找立法单位提去。”

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可这些丈夫翻身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在这一轰动事件中,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一个新词汇:“第三者插足”。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在中央领导人的过问下,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但在10年之内,他们全部都离婚了。

“那……我回房了?”孙大盛站起来,顾忱心里突然特烦,说:“孙哥你就不能不总想着找女人?”

“什么?”孙大盛骂:“什么时候轮到你小子教训我了?”

顾忱颓然倒在沙发上,说:“是,是我不好,不该教训你老人家,不过晚上是唐书记请客,千万别再把那个什么晴晴带出来现眼了。”

“我知道。”孙大盛气哼哼摔上门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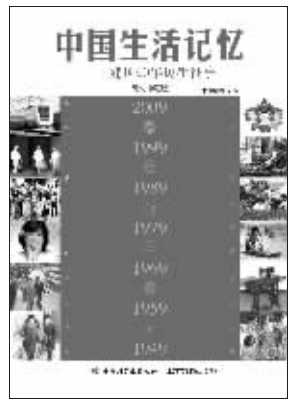
顾忱昨晚又全盘考虑了很久,明白七千万做白崇洗看中的那四块地,想都别想,就算是安津市把条件降到最低,没有一个亿以上资金也不敢去碰,尤其是前天临时跟贾晓阳已经探过底,贾晓阳说,现在土地是政府的雷区,没有人敢在土地问题上打擦边球做文章。

顾忱知道如果找到唐卿可能还有回旋余地,不过那样做会有两个后遗症,一是使得安津市对自己的实力有所怀疑,前期奠定的工作基础将前功尽弃,二是即便唐卿答应下来,可新区的几块地目前没有开发价值,市中心那块地面临拆迁安置安置问题,七千万根本也无力启动。

所以,顾忱的机会只剩下一个:泔水桥头那块二百三十三亩土地!

但眼前的机会,却连一丝端倪都没有显现出来。顾忱苦笑一下,自己这趟能不能有所收获,可能关系到一生的命运……

贾晓阳在市郊泔水流域的一处度假酒店为顾忱预订了房间。到达安津是下午三点,顾忱先给倪枫打电话,她正在公司上班,约好十分钟后在楼下见面。



陈焜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生活记忆》着力于反映这样的点滴进步。书中选取的,都是那些能够触动人们记忆深处的生活中的小事。这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点滴,能让经历者感叹,重新拾起对过去生活的记忆,能让后来者了解,生活原来是怎样。

## [上期回顾]

1980年,在省会的公园、广场、街头等公共场所到处都能看见“露天舞会”,舞厅更是火爆,连早场都是人挤人,比坐公共汽车还挤,有时候挤到根本没法放开脚步跳,人多得跟下饺子一样。霹雳舞、迪斯科和卡拉OK,这些泊来的娱乐方式,一夜之间火透中国。

## 顾忱看中的一块地被一个叫老夫子的人拿到了



商战小说

## 老夫子其人

第二天下午四点多,两辆宝马一前一后开进安津市的收费站。前一辆是顾忱的山寨760,后一辆是孙大盛的原版760。

贾晓阳亲自来接他们。警车开道,贾晓阳拿着白崇洗选定的几块地的资料带着顾忱他们在市里转,同时查看安津市的市容市貌,几块地看完,顾忱在心里不由得佩服白崇洗的眼光。白崇洗的思路,是协议打包开发这四块地,先把这一块做完,然后新区的市场正好成熟,四块地整体开发完成差不多有二十多个亿,但实际启动资金不过也就一个多亿。

但是,即使是这一个亿,对于顾忱也是一个很难逾越的顶峰。

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贾晓阳指着窗外说:“顾总,孙总,你们看,咱们现在在一个桥上,底下的河水很漂亮,水面宽达两百米,水清见底,这条河,就是有名的泔水河,安津市的名称,就由这条河而来。泔水河发源于安山,流经市中心,将整个城区一分为二……”

顾忱探头望去,河水果然清澈见底,岸边的绿化带已经在这乍暖还寒时分萌发出嫩绿来,河水在桥下蜿蜒流过,宛如一条美丽的玉带。

“你们看,过了桥头的十字路口,左边是市体育馆,右边是安津市最大的泔水公园,再向前走,就到了你们住的安津大酒店,这一片,是安津市最美的地方,也是未来的商业中心。”

车动了,顾忱无意间往回看了一眼,突然心中一动,正好车驶过十字路口,顾忱扭头盯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地方,问:“贾市长,刚才桥边的一块空地,是做什么

之用?”

贾晓阳也回头看,微笑着说:“顾总好眼力,这块地上回白总来时也留意过,是我们这里一家企业早年拿到的地。”

顾忱盯着那块地,圈地的围墙上原先的字迹已经斑驳残缺看不出写的是什么,“这块地,拿了已经很久了吧?”

“是呀,恐怕已经有三四年了,但因为企业改制出了点问题,就搁这儿了。”

“改制?”

“是呀,这块地其实也是市里一块心病,在市中心最好的位置突兀这么块空地,也有损城市的形象。但催过老夫子好几次,每次他都假意在围墙里派几个人装模作样一番便又无动静,久而久之,只好随他去了。”

“老夫子?”

贾晓阳笑道:“就是安津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老总,我们都称他‘老夫子’。”

顾忱问贾晓阳,“这块地已经被那个‘老夫子’获得了?”

“是啊,四年前我就是泔水区区长,这块地就在我对面,以前是一所技校,当时把这块地拿出来公开拍卖时,还曾在安津市激起风云,但当地人谁都知道,有‘老夫子’在这块地不会给别人,因此拍卖也只是走了个形式,‘老夫子’顺利摘牌,以六十万的价格拿走了地。”

“六十万?”顾忱心里一惊,心里盘算白崇洗要的那几块新区土地也快要到七八十万亩了,现在要硬拍,怎么也得拍到一百二三十万以上!

“这么好的地,不开发就可惜了。”

贾晓阳笑道:“这个‘老夫子’很狡猾,他仗着自己的关系先用一点钱把地圈到手,现

在要把地卖出去,他至少能赚双倍的钱。”

“我要是有这么好的地,才舍不得卖。”顾忱笑道。

“对了,你们开发商的思路跟我们不一样,‘老夫子’一定也是这样想的,要不然他怎么这么困难都舍不得卖掉这块地,但要自己开发,他又没钱,这块地的出让金至今还有70%没交呢……”

“他才交了30%?剩下的钱拖了四年?”顾忱又吃了一惊。

“这个嘛……哈哈,人家有人家的门道……”贾晓阳好像对这个“老夫子”讳莫如深,干笑几声,便不再说话。

## 安津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秘书

下午孙大盛赖在当地一个叫晴晴的小姐的温柔乡里,孙大盛就是到哪里都离不开找小姐,顾忱也乐得清静,让丁铭开着车带着手下几个人满城去看。

挂着“××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牌子的开发商,无一例外是国企,大多是从以前建设局房管局下属企业脱胎而来,其领导人也许几年前还是政府官员,与当地的关系远远比普通私营开发商更为密切,其人脉关系其利益链条,都是局外人不可想象的,难怪上午连贾晓阳都讳莫如深。

与上午那块地位于同一条泔水路上,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处,有个楼盘:“泔水人家”,正是“安津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两个项目的其中之一,顾忱和丁铭于是就到这个楼盘来踩盘,在这里,顾忱遇到了一个叫倪枫的女孩,原来是安津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的秘书,女孩见到顾忱有些害羞,但还是

把手机号码告诉了顾忱。

看完所有的房地产项目,顾忱有两种感觉:第一,安津市房地产市场前景毋庸置疑,正面临城市发展史上最有力的一次跳跃;第二,外来投资者已经纷纷查来,安津转眼间将会变成投资热土,机会错过,便再无机会!

顾忱知道自己的机会只有一次,但钱呢,钱在哪里?不论怎么算,白崇洗那几块地的启动资金都远远高于自己能够筹集的资金,顾忱知道机会的快车近在咫尺,但哪一处才是自己的落脚点,一脚踏不准,不但机会尽失,还可能把自己跌入再也无力爬出的深渊。

回到酒店,顾忱去敲孙大盛的房门,敲了老半天,孙大盛披着一件睡衣挂着两个黑眼圈出现在门口。顾忱顾不上理他,直接把自己考察的结果告诉他。孙大盛问:“你是说还差几千万?”

“现在也不太好说,反正白崇洗那几块地绝对不止几千万。手里资金充裕,项目操作的把握更大些。”

孙大盛摸着自己的脑袋,“可我手里就这么点钱,委托投资的资金要不足一年要回来的话,我要付违约金的,再说,现在行情不好,你总不能让我赔款又割肉吧?”

“那工程款呢?有没有办法?”

“唉!工程款我也要用在工地上啊,再说这边项目真成了,我还得想法找钱把工程垫起来是不是?我真的没钱了,要不你去找白崇洗再商量一下?”

白崇洗不比孙大盛,他既然说过给顾忱两千万,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分不会多,一分不会少。顾忱叹口气,说:那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尽量从合作



韦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距北京六百公里处,有一宝地,土地价值2.5亿,利润近三亿。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来自顾忱。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想拿项目,无异于“空手套白狼”!于是乎,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人人有目标,个个不满足,好一道饕餮大餐,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 [上期回顾]

贾晓阳走后,顾忱找白崇洗商量投资的事情,得知白崇洗对安津市的投资已经兴趣不大,顾忱正好顺势表明自己对它的兴趣,不过他没钱,投资这个项目起码要有上亿的身家,而顾忱才一千多万。精明的顾忱打算用空手套白狼的方法,先让白崇洗入股一两千万。又去找一个叫孙大盛的人投资。